

我见了一个特节俭的中学老师

9

都市情感

从成都回来后,我和谢云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一天回家后,我和老太太草草招呼一句便直奔自己房间,谁知老太太紧跟了上来,急着递过来一张纸条儿:

“记一下电话,这是隔壁张阿姨介绍的,三十岁,是中学老师,你这两天见见。”

“太急了吧?还没准备充分呢。下礼拜吧,找时间肯定见。”

“你有什么可准备的?人家张阿姨说了,先跟那女孩儿通个电话,然后约在这礼拜最好,下礼拜人家学校可能组织去外地玩,一拖又是好多天。抓点儿紧吧,还让我怎么求人啊?对了,这次有个有利条件,张阿姨上次不是管你要杂志么?她把你文章给人家看了,那女孩儿对你还算有好感。”

我还要张口说点什么,马上被老太太想也不想地堵住了,“我这儿给你介绍个对象也不容易,正赶上张阿姨送上门来了,你就快点儿见见,不成就成,人家还会有下次。反正我同事那边都寻摸遍了,已经找不出合适的来了。你别把张阿姨这条线儿再得罪了,你就想想你妈吧,还得操心到什么时候?”

“我见我见,今天就见。我先睡会成么?睡两小时就打电话。”

“你好,我叫郑楠。”“嗯,你好。”

和这人民教师在首都体育馆对面的钱柜门口见了面。约定的时间是下午两点一刻,时间地点都是由她定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时间有零有整。

“走吧,进大堂坐会儿,聊一刻钟。”“嗯。”我跟着郑楠后面亦步亦趋穿过玻璃门,坐到钱柜空荡荡的大堂的沙发上。我告诉她自己是师范专业,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就是教师,起初上课总是讲得特别快,离下课还剩七八分钟的时候就没话说了,只能在讲台上傻站着,脸红脖子粗地冒汗。后来

有个师哥介绍经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找个班上最笨的学生,提几个比较难的、丫肯定答不上来的问题,等那小子吭哧吭哧的,就已经耗过几分钟了,然后你再骂那小子几分钟,这样你也有事儿干了,同学们也高兴。

“你们这是什么学校啊,呵呵,有这样当老师的么?不像话。”郑楠见面后第一次露出非礼貌性的笑容,“约这个时间和职业可没关系。他们钱柜这里这一周有优惠活动,两点半到四点半唱歌六折,我这儿正好有同事送的代金卡,而且我了解过,拿教师证来还有折扣,算下来,一共十块钱咱俩唱两小时,刚刚还特意问了呢,饮料去大厅随便喝。值不值?”

我点点头,暗想这可真他妈的值,就是算着累点儿。郑楠又说提前一小时是想利用这段时间彼此也了解一番。

郑楠长得不好看也不难看,属于扔大街上谁也不多看的那种人,除非穿得特暴露,或许招人盯上几眼。整整两小时几乎是她的独唱音乐会,我就在旁边闷坐着抽烟,听她一首接一首地没完没了,只是中途应其要求去端了四杯饮料。不过说实话,她唱得倒不难听。

四点半,独唱音乐会准时结束。郑楠抢着结了账,因为就十块钱,我也就没和她抢,提议晚饭我来请,这样两项活动各请一次比较公平。她客套一番后答应了,说她学校离这儿不远,学校附近有家叫做四海火锅城的挺好,特别实惠,于是两人就往那儿溜达。这时候有点儿起风,马路边地上的土洋洋洒洒的,我和郑楠捂着嘴,半天都没法说话。

“你喜欢唱歌吧?看你会的还不少呢。”等过了工地烟尘少了许多,见郑楠还是不吭气儿,我便主动搭讪着。

“是挺喜欢的,不过平时唱的机会很少。”

“为什么?”

“一个是工作忙,再一个,唱歌消费挺高的呢。”

“那平时下了班都干吗?”

“回家呗,我是宅女。父母年纪大了,我下班得负责买菜做饭。不和你客气,我买菜可是一绝,附近农贸市场的小贩都认识我了,砍价砍得他们有一阵儿据说都不敢卖我了。”郑楠依旧捂着嘴,一脸自豪。我歪头看着她,想像着这个三十岁女子提着菜篮子挨着菜摊挑挑拣拣、一分一分杀价的形象,小贩们望着她惊恐万状如遇克星。

到了四海火锅城已经是将近五点,透过落地飘窗,见里面已经零星坐了几桌客人。正要迈步往里走,郑楠拦住我说再等等,先坐路边聊会儿再进去。我问原因,她解释六点之后进去可以享受免费服务,女士美甲男士擦皮鞋,不过好像只提供黑色鞋油,边说边看了看我穿的白色旅游鞋。我遗憾着自己可能无福消受了,她说免费服务必须享受,大不了让他们擦的时候别搁鞋油。于是,我们就在路边找了个石凳,在夏天的酷热里足足坐了一个小时。

“你挺能勤俭节约的啊。”我由衷赞叹。

“钱是该花的时候花,不该花的花一分我都觉得浪费。”

我觉得这道理也对:“那什么时候应该花呢?”

“比如老人看病不能不花钱吧?结婚后就得要小孩吧?不得给孩子准备钱么?我又不可能指望找个有钱人,也就是找个差不多条件的一起过日子。”

“嗯,你想得挺实际。”

“要是年轻一点就好了,可以什么都不想。”郑楠的语气依旧很平淡。

“呵呵,可也有不少你这么大的

女的,这个,过得也挺小资的。”

“是啊,同事里面就有很多啊,我可不成,我倒宁愿给父母花,自己也不太舍得乱花钱,同事都夸我以后肯定是贤妻良母。”

就这么胡扯着,直到能想到的话题都基本找遍了,才熬过去一个小时,在分别认真享受了免费服务之后,总算能坐下吃饭。尽管说好是我结账,可郑楠点菜时依旧很替我斟酌,不断询问份量多大,又问服务员上次来的时候的特价菜是否依旧按照惯例,大概花了十几分钟才把菜点完。问过我不喝酒只喝饮料之后,郑楠特意叮嘱服务员只要一杯柠檬茶,等到有点儿不耐烦的服务员去下单了,郑楠才偷偷说,这里的柠檬茶只要买上一杯就可以随意添加,让我一会儿要杯白开水,喝光后就可以和她轮番续柠檬茶了。

等锅里的水沸了,普通羊肉、火腿肠、白菜、土豆片、冻豆腐等也依次上来。隔着火锅的腾腾蒸汽,我没忍住,边吃边隐晦地开导对面的郑楠:

“你想过没有,这家店肯定特滑头,那免费美甲擦皮鞋的钱,一定是在菜价里面赚回去了,这营销模式够精的,无商不奸啊。”

“不会啊,和同事朋友有时候聚会的时候比较过,这里和附近其他火锅店比,价格是最便宜的。”

“傻,人家不会在量上做手脚?每盘少给点儿,都有了。”

“还别说,以前还真较真儿过,有一次和舅妈在家门口的饭馆吃涮羊肉,为了给的肉片不足分量,我还专门回家取了便携公平秤称过呢!”

把郑楠送到家门口之后,我犹豫半天,还是当面告诉她,自己最近很忙,如果有其他合适的你先见着。郑楠明白了我的意思,说:谢谢你的晚餐,祝你以后走运。



公理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大龄单身男青年砖头王老五在漫漫相亲路上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极品女青年:有歇斯底里型的、有笑傲江湖型的、有稀里糊涂型的、有勤俭持家型的……

茫茫人海中,谁举着他爱的号码牌?芸芸众生中,谁是他的命中注定?

[上期回顾]

成都一家杂志社发来公函,邀请参加他们与社科院合办的“全国杂志未来发展高峰论坛”。社长把这活儿交给了我。我想带着谢云去散心,她同意了。到了成都,我们被误会成了一对儿。



叶莹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28岁这一年,顾小影最怕听到的便是热心人问“有消息了吗”——可是求子这事儿,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也是这一年,段斐和许莘开始一次又一次地相亲。

终于,想怀孕的顾小影怀孕了;许莘恋爱了,可这时她才知道,最难征服的其实是自己心底对于“围城”的恐惧;历尽沧桑的段斐也终于找到依靠,可是一个离过婚、带孩子的女人,想要被一个新的家庭认可,究竟有多难?

[上期回顾]

因为不识字不认路等多种原因,顾小影的婆婆在去医院的路上迷路了。为找她,顾小影在外面整整走了五个小时。结果第二天早上,她惊恐地发现自己见红了。

顾小影偷偷向管桐要肉吃

9

围城内外

到了医院,蒋明波迅速带顾小影进了B超室。好在最终,蒋明波舒口气宣布:“孩子暂时没事。”

顾小影听到这句话的刹那,全身的血脉终于恢复了正常流动。

可是蒋大夫很不高兴:“你知不知道流产过的人容易形成习惯性流产,怎么这么不小心?”

顾小影唯唯诺诺地跟在蒋明波身后往诊室走,一边听他数落:“回去后找个能上门服务的地方,按照我开的针剂定时打针。从现在开始必须卧床,不能走楼梯,不能拎重物,不能同房……”

顾小影不停地点头,蒋明波看她这个样子的,难得发了脾气:“你到底干什么了,不知道怀孕前三个月很危险吗?人家上班族都恨不得请假回家躺着,你这个有暑假的还不老老实实躺床上保胎?你说你……”

他不往下说了,只是坐在桌前瞪着顾小影,顾小影苦笑着,没法答话。

管桐出差回来后先去医院看管利明,于是听管利明说了谢家蓉迷路始末。他出了病房就匆匆地给顾小影打电话,恰好顾小影刚从医院出来不久,正在宿舍区里的诊所预约上门打针事宜。

管桐问:“你在哪儿?”

“咱家楼下,”顾小影问,“你回来了吗?”

“我刚下火车,先来看看咱爸。机关有事,我过会儿还得回办公室。”管桐皱眉头,“你没跟咱妈说清楚怎么坐公交车吗,为什么她还能迷路?”

顾小影听到这句话,满肚子的火气一下子就蹿出来,从结婚至今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忍耐顷刻间土崩瓦解,她忍不住冷笑:“管桐,如果你在你妈和你孩子之间选一个,你会选谁?”

“这是什么莫名其妙的问题,”管桐站在中医院门口等了很久也没拦到出租车,也有点上火,“你别又

转移话题啊顾小影,我妈她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没出过门,又不识字,咱们得提前把什么问题都考虑到。你说一个老太太迷路了,在大太阳底下一个人走了大半天,这不得累死她吗?换了是你妈,你不心疼吗?”

“我妈认识字,我妈会坐出租车,我妈更会开车。”顾小影咬牙切齿,“我不跟你说这么多没用的,你要是现在有时间,快点给我滚回家!”

“你怎么说话呢?有话不能好好说吗?”管桐怒了,“这不就是问问怎么回事吗,我还得回单位准备下午开会的事……”

顾小影深吸一口气,闭一下眼,然后才一字一句地对手机说:“管桐你听好了,你妈迷路大半天,我在大街上找了她五个小时。五个小时啊……我是个孕妇你知道吗?我是个曾经流产过的孕妇你知道吗?就在刚才,蒋明波告诉我,我今天之所以见红是因为先兆性流产!我昨天要是再多走几条街,你的孩子就没了!”

顾小影怒气冲冲地吼完最后一句,恨恨地挂断电话,眼泪终于没憋住,噙里啪啦落下来。她一边抹眼泪一边往家走,心里憋屈得要死:为什么男人不用生孩子?为什么他们爽不爽就能当爹?为什么他们就会大呼小叫还一点罪都不用遭?你说他们凭什么!

电话另一边,管桐听完顾小影的话,基本上僵住了。几秒钟后,他的大脑恢复运转,于是再也顾不得文明礼貌,几乎是抢着冲上了一辆空出租车,直奔家的方向而去,一路上都心惊肉跳的。

一路催着司机师傅下车到楼下,管桐连找零都顾不上拿就往家跑。回家就看见顾小影躺在床上闭着眼,听到他进门的声音掀开眼皮看一眼,又毫无表情地闭上。

管桐急忙坐到床边,握住顾小影的手问:“你怎么样了?”

“没死。”顾小影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连眼也不睁,只是使劲把他的手甩开。

“对不起,我刚才太着急,”管桐真恨不得扇自己两巴掌,“医生怎么说?”

“保胎。”顾小影语调平平,闭着眼做机械复述,“不能下楼,不能干活,不能同房,只能躺着,每天有医生上门打针。”

管桐心疼得要命,又不知道该怎么表达:“那你别去医院了,就好好躺着吧。医生说没说要躺多久?”

“两周后去复查。”顾小影还是不睁眼。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原谅我吧。”管桐不停地叹气,都语无伦次了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怎么表达内心的负罪感。见顾小影还是没反应,他只好转移话题:“咱妈呢?”

“去医院了。”顾小影说完这句话就翻身,彻底不理他了。

后来的日子,毫无疑问,管桐恨不得把自己变成包身工,才慢慢消了他老婆的怒气。

不过也是拜这段插曲所赐,顾小影痛定思痛,觉得应该早点教会谢家蓉使用手机——尽管这个教学过程会比较漫长,但总比找不到人要好得多。

好在现在管桐回家了,所以顾小影把买手机、教谢家蓉使用手机的任务都交给了管桐。结果一来二去,连管桐自己都不得不承认,要谢家蓉学会并习惯使用手机,的确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看见连管桐都一脸很崩溃的表情,顾小影终于怀着一点幸灾乐祸的小念头原谅了他——她知道这种想法不厚道,可是苍天可鉴,这种事情换了谁,谁也不会一点情绪都没有吧?

管利明出院了。小小的房子里挤了四个成年人,其中两个还都要卧

床,所以用顾小影的话来说,就是每天家里都洋溢着一股浓郁的中药味和被窝气息。

顾小影从没有和公婆在同一屋檐下相处这么久,也是要真的相处了才知道:以前她印象中的那些以为已经很经典、很彪悍的记忆,比如管利明的唾沫星子和谢家蓉用来剔牙的筷子尖……都太微不足道了。

顾妈走后的第一天,一家人的饭菜烹饪工作就交到了谢家蓉手上。顾小影还记得谢家蓉的烧牛肉做得很好,简直是超凡脱俗,所以之前并不担心自己的饮食质量。不过那天之后她才知道,所谓烧牛肉,那是逢年过节或偶尔全家团聚时用来表达喜悦庆祝之情的菜品。而平常日子里,管家的饭桌上,其实是没有肉的。

比如第一天的午饭,主食是馒头,菜是素炒油菜和素炒藕;晚饭主食还是馒头,菜是素炒土豆丝和菠菜粉丝汤;第二天的午饭主食仍然是馒头,菜是素炒西葫芦和西红柿炒鸡蛋……管利明吃得仍然是“呼噜呼噜”的,一边吃一边赞扬道:“小影,你家这个花生油好啊,香!”

顾小影愁眉苦脸地看一桌子绿色蔬菜,答:“爸爸,咱们都好几天没有吃肉了。”

管利明和谢家蓉似乎这才发现饭桌上的确是没有肉的,管利明笑了几声,指挥谢家蓉:“晚饭炒点肉。”

于是,晚上的饭桌上就出现了芹菜炒肉丝……顾小影看着盘子里那有限的几根肉丝,更加悲从中来。她掐指算算,估计再过两周就要迎来让人谈虎色变的“妊娠反应”,如果在这之前再不囤积点脂肪,只怕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她都吃不进肉了。于是饭后,趁管利明看电视、谢家蓉洗碗,顾小影回到自己屋里,偷偷关上卧室门,打电话给管桐,小声说:“管桐,你能让你妈做点肉吃吗?”